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八十三回 王克新兩番鐵笛 地裡鬼八拜王明

詩曰：無事閒來坐運機，立時行走立時宜。
藏身一草偏行急，舉目雙旌豈返遲。
畫鼓無心聲戰鬥，紅塵不動馬驅馳。
任君門戶重重鎖，幾度歸營酒滿卮。

卻說王明沉思了一會，無計可施，只得又閃到門外，心裡想道：「前日那二千兩銀子，多虧了那個瞌睡蟲兒。今夜少不得去尋他來，才有個贏手。」一逕反走出門來，找著前日的樹林之下，左走右走，不見有個甚麼蟲兒。過了一會，只聽見噲一聲響，一個蒼蠅飛到面上，打一撞。王明只在想著瞌睡蟲兒，認不得是個蒼蠅，問說道：「哥，你是哪個？」那蒼蠅又巧說道：「你尋哪個？」王明心是急的，顧不得是不是，說道：「我尋個瞌睡蟲兒。」蒼蠅道：「你尋它做甚麼？」王明道：「我有場好事照顧它。」蒼蠅聽見說是有場好事照顧它，它就冒認著說道：「我就是瞌睡蟲兒，你怎麼不認得？」王明道：「你卻不是昨日的。」蒼蠅又詭他詭兒，說道：「我雖不是昨日的，昨日的卻就是我們一班。」王明道：「昨日的說了一篇文章，你可有得說哩！」蒼蠅道：「怎麼沒有得說，我也說一篇你聽著。」王明道：「你就是說來。」蒼蠅道：「嗟我之為人也，逐氣尋香，無處不到。頃刻而集，誰相告報？在物雖微，為害至要。若乃炎風之燠，夏日之長，尋頭撲面，入袖穿裳，或集眉端，或沿眼眶；目欲瞑而或警，臂已痺而猶攘；或頭垂而腕脫，每立寐而顛狂。又如峻宇高堂，法賓上客。或集器皿，或屯幾格，或醉醇醪，因之沉溺；或投熱羹，遂喪其魂。尤忌赤頭，號為景跡。引類呼朋，搖頭鼓翼。至於膳豕肥牲，嘉肴美味，稍或怠於防閒，已輒遭其種類。養息蕃滋，淋漓敗壞。親朋索爾無歡，臧獲因之得罪。餘悉難名，凡此為最。」

這一篇分明是個《蒼蠅賦》，原來王明不學書，文理苦不深，聽見說得好，只說真是昨日的一般。蒼蠅說道：「我說了這一篇，你今番卻認得麼？」王明大喜，連聲道：「認得！認得！我和你同去，有好事照顧你。」帶著它閃進仙師的宮中，又進到房裡。

此時已是個深黃昏，只見仙師坐那裡，眉眼不開，意思要打盹。王明指著仙師，說道：「這不是場好事也。」蒼蠅看見仙師生得白白淨淨，只說是塊大哉肥牲，狠是噲一聲，一頭拳撞著他的臉。仙師吃它這一撞，轉撞醒了，罵說道：「這屎蒼蠅，是哪裡來的？」叫聲：「徒弟，趕開這個屎蒼蠅，等我好睡。」王明站在一邊，心裡只是連聲叫：苦也！苦也！說道：「原來是屎蒼蠅，錯認它做個瞌睡蟲兒，致使仙師睡不著，弄巧反成拙，說不得還要出去尋個真的來。」

今番出去分外仔細，東也叫聲瞌睡蟲兒，西也叫聲瞌睡蟲兒。忽然撞著一個大餓蚊蟲，正沒處尋個人咬，肚裡餓得慌，聽見王明尋瞌睡蟲兒，它只說是有甚麼好處尋瞌睡蟲兒，意思就要充它，問說道：「是哪個叫我也？」王明道：「我昨日照顧你，你今日就不認得我？」蚊蟲真是個利嘴，就扯起謊來，說道：「昨日是我家兒。」王明只是要得緊，說道：「昨日是令兒？你卻不也是個瞌睡蟲兒？」蚊蟲就假充一下，說道：「我怎麼不是？你有個甚麼好處照顧我麼？」王明道：「有場好事，只要你是個真的。」蚊蟲利嘴，假的就說做真的，說道：「好大面皮，又有個甚麼假的！」王明道：「昨日令兒有一篇文章，今日一個假的也有一篇文章。你既是真的，你念出文來，我聽著。」蚊蟲說道：我也念一篇文章，你聽著：

我之為人也，方天明之當天，潛退避於幽深。翹翅緝兮凝癡，口箱結兮吞啞。雖智者之莫覺，亦安能眇視而追尋。及斜陽之西薄，天冉冉以就昏，遂拉類而鼓勢，巧排闥而尋門。或投抵於間隙，潛深透乎重闈，窺燈光之晰晰，仍倚壁而逡巡；伺其人而之夢覺，為吾道之屈伸。方其猶覺也，則闐靜無語，坐帷立裳。心搖搖而圖食，意欲舉而畏擒。及其既夢也，則洋洋而得志，飛高下以紛紜；親肌膚而利嘴，吮膏血於吻唇。既飽而起，饑而復集。已貪婪之無厭，揮之則去，止之復來，何恥畏之足云。聲喧騰兮連雷，刺深入兮刺針。夢既就而屢覺，心欲忍而莫禁。既冥擊之莫得，徒束手兮嗔心。

這一篇分明是個《蚊蟲賦》，王明聽見說甚麼「排闥尋門」，又說甚麼「猶覺既夢」，只說是個瞌睡裡面的事，今番卻是真的。連忙說道：「你是個真的！跟我來，我有場好處照顧於你。」帶著它走到仙師房裡。

此時已是更盡多天，仙師朦朧朧，伏在桌子上打個盹。王明指著說道：「這不是一場好處照顧你也。」蚊蟲看見仙師生得細皮薄面，正是它的貨，輕些上前。卻好的它肚裡餓得慌，哪裡又顧得輕不輕，撞上前吮著一嘴，就是行針的醫生，狠是一針。蚊蟲這一針比先前屎蒼蠅那一噲還狠十倍，你教仙師再又睡得著哩！光溜溜的兩隻眼睛，叫聲：「徒弟，你都在哪裡，不來收拾，致使這等的餓蚊蟲來咬我哩！」王明聽見說是個餓蚊蟲，卻又連聲叫：「苦也！苦也！冤家怎麼又尋了一個蚊蟲。今日這一千兩銀子，這等難也。」沉思了一會，將欲出去再尋那瞌睡蟲兒，時日有限，再錯尋了一個，卻不誤了工夫！將欲站在這裡，引蟾仙師眼睜睜的，卻又不見個鐵笛兒在哪裡，倒是費嘴。

又過了一會，卻才拿出主意來，說道：「求人不如求己。鈍鐵磨成針，只要工夫深。挨了守這一夜，哪裡不是。」好個王明，一直守到雞叫。怎麼直到雞叫？卻說那仙師伏在桌子上，倒盡在要睡，一初逢著個屎蒼蠅一噲，落後又著蚊蟲一針，反弄得清醒白醒的坐起來。故此一直坐到下鼓，卻才精神倦怠，心事不加，著實要睡。把個衣服一掀兩掀，掀翻了睡到牀上。原來那管鐵笛帶在胸脯前，時刻不離的，只因要睡得忙，掀得衣服快，卻就連衣服卷著，擱在牀頭邊。王明眼看得真，只是不敢動手。過了一會，還不敢動手。又過了一會，一總有半個多時辰，仙師鼻子裡只是軒響，口裡只是哼唧，王明心裡想道：「今番卻睡沉了。」王明卻又小心，生怕有甚麼不測處，照舊到他耳朵邊做個屎蒼蠅的聲噲，噲狠是一聲，仙師也不曉得。王明又不放心，拿起隱身草，當做蚊蟲，到他臉皮上吮一針，仙師也又不得知。王明道：「今番是好動手了。只一件，又怕那管鐵笛有個甚麼響聲。也罷，丹桂不須零碎折，請君連月掇將來。」

好個王明，連仙師卷鐵笛的道衣，一繳過兒都撈翻他的來，回來交付老爺，已自天色微明：

茅屋雞鳴曙色微，半輪斜月已沉西。
吾伊盈耳窮經處，滿目英英濟濟齊。

老爺接了鐵笛，滿心歡喜，一邊叫軍政司收下，一邊叫取過一千兩銀子來賞王明。王明領了這一千兩銀子，好惱又好笑，怎麼好惱又好笑？都學夜來的屎蒼蠅、餓蚊蟲兩個誤事，卻不好惱。得了這一千兩銀子，盲子見錢眼開，卻不好笑。王明便好笑，引瞻仙師也好笑。

卻說仙師到了天明，一覺眼醒，正要起到備辦廝殺，牀頭邊摸一個空，摸鐵笛摸一個不見！仙師慌了事，連忙的叫徒弟來，告訴他不見了衣服，不見了鐵笛。徒弟倒說得好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沒有走甚麼邪路麼？只怕掉在斜路上去了。」天師惱頭上喝聲道：「哇！哪裡一個出家人戴頂冠兒，走甚麼斜路哩！」徒弟說道：「那金厚金薄的笑話兒，豈不是個戴頂冠兒的走斜路麼？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日高三丈，番王不見仙師出去，親自進來問候。進到牀面前，叫聲：「御兄，你今日怎麼這等貪睡也？」仙師越發沒趣，卻又遮蓋不來，只得直言告訴，說道：「夜來五鼓上牀，並沒有個甚麼動靜。不知怎麼樣兒，天明不見了衣服，不得起來。」番王道：「我朝裡另做得有新衣服，取來御兄穿。」即時取過衣服。仙師又說道：「衣服倒不至緊，還不見了件東西。」番王道：「是件甚麼東西？」仙師道：「不見了我的鐵笛。」番王道：「可還有第二管麼？」仙師道：「天上地下，有一無二，哪裡又有第二管哩！」番王道：「快差精巧鐵匠們旋打一管吧？」仙師道：「仙胎聖骨，怎麼旋打得成？」番王道：「這卻不是花子死了蛇，沒得弄了。」仙師道：「還是猜枚的弔馬，兩手都脫空。」番王道：「只一管鐵笛，怎麼兩手都脫空？」仙師道：「夫之不

幸，妾之不幸！這卻不是兩手都脫空？」

番王聽見這句話，卻才想到自家身上，老大的吃力，說道：「哪裡去追尋它來？」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即時出下一道榜文，滿國中張掛：

因有仙師鐵笛一管，自不小心，夜深失落。知風報信者，賞銀五百兩。收留首官者，賞銀一千兩，敕封一品官。

滿國中大小番子嘈嘈雜雜，哪裡去追尋？榜文張掛了一日，到第二日清早上，一個官揭下了：「小臣姓葛名燕平，百夫人之弟，現任副平章之職。」番王道：「可拿將鐵笛在這裡麼？」葛燕平道：「沒有鐵笛在這裡。」番王道：「既沒鐵笛在這裡，怎麼敢擅揭我的榜文？」葛燕平道：「雖沒有個現鐵笛，卻曉得鐵笛的著落，又有個跟尋之方。」番王道：「方可靈驗？」葛燕平道：「百發百中，只要王上那一千兩銀子。」番王道：「銀子現在，你先說個著落來。」

葛燕平道：「小臣打探得南船上有一根草，叫做隱身草，拿起來只是他看見別人，別人卻不看見他。又善能排金門，入紫閣，不數甚麼錢神。前日小臣的女兒，不見了那兩件寶貝，負屈含冤，都緣是個王明撈將去了。今日這個鐵笛，一定又是他。這卻不是個著落？」番王道：「這個著落也是猜詳，未得其實。且說跟尋之方何如？」葛燕平道：「本國寶林山下有一個獵戶，名字叫做沙啣莫，諱名叫做地裡鬼，專一架鷹走犬，打獵為生。一日打著一隻老猿，拿住要殺它，老猿就講起話來，說道：『你不要錯認了我，我是你一個大恩人。』地裡鬼說道：『你是個老猿，有個甚麼恩到我？』老猿道：『我已經修行了千百多年，神完氣足，骨換胎移，你怎麼拿得我住？只因上帝有旨，說你執業雖然不好，中間卻有一點不嗜殺之心，著本山土地化你個好人。本山土地又著我送件寶貝與你，拿了這件寶貝，□年之內，官封一品，白銀一千，一場富貴，報你那一點不嗜殺之心。』地裡鬼聽見這一場富貴，連忙放了手，反跪著它，磕上兩個頭，賠個情兒，說道：『唐突之罪，望恕饒！』老猿到自己頭頂上扯下一根毫來，碧澄澄的顏色，就像個翠羽一般，約有三寸多長，遞與地裡鬼。又說道：『我一生修行，只修得兩根毫。這是第二根毫，將來與你，名字叫做隱身毫，拿在手裡，只你看見人，人再不看見你。你去且安守□年貧困，□年之內，必主大發。』地裡鬼道：『假如不發何如？』老猿說道：『□年之內如不發者，天之命也。君子俟命，豈可再來架鷹打獵麼？』道猶未了，早已不見了個老猿。地裡鬼大喜，拿著根毫，果真的人都看不見他。他恪守令旨，再不打獵，只是安貧。」番王道：「這事至今幾年？」葛燕平道：「至今已自八年。王上榜文說道：『賞銀一千兩，敕封一品官。』這卻不是應在他身上？叫他去跟尋，這卻不是個跟尋之方？」番王道：「既如此，就在你身上去請他進來。」

葛燕平即時請到地裡鬼，見了朝。番王道：「本國仙師一管鐵笛，南船上王明有根隱身草，被他撈將去了。葛平章薦你有根隱身毫，要你去撈的來。撈來鐵笛之時，官封一品，賞銀一千兩。」地裡鬼看見印合了他當年老猿的話語，不勝之喜。拿了隱身毫，竟出朝來。一邊走路，一邊想著，說道：「我有這根毫，只是人看不見我，我到南船上怎曉得個鐵笛在哪裡？怎取得出來？還有一計，不如去見仙師，討些口訣才好行事。」果真的拜見仙師，敘了閒話，地裡鬼說道：「仙師老大人，鐵笛兒可有個甚麼號頭麼？」仙師道：「我的鐵笛是個無價之寶，憑你放它在哪裡，上面有一道黑煙。但有黑煙，就曉得是它。」地裡鬼說道：「可有個甚麼名字麼？」仙師道：「名字便沒有。只是對著黑煙之下，叫聲『帝都地』，它就一溜煙直沖而起，不論在九地之下，不論在九天之上，都是到手的。」地裡鬼得了口訣，拜辭而去。走到南船上，此時已有未末申初。滿船上走一遍，卻是隱身毫在手裡，沒有看見他，盡他自由自在，逐節挨尋。只見軍政司船上有一道黑煙，直在船梢上些。地裡鬼要叫它聲兒，這聲氣卻是隱不得的，怕人聽見。一直守到黃昏前後，船上還不曾起更也。好個地裡鬼，悄悄的走到黑煙之下，叫上一聲「帝都地」，果真的一聲響，一管鐵笛沖將出來，地裡鬼拿著鐵笛，只當拿著一個一品官，拿著一千兩銀子，好不快活也。一篷風竟直走轉朝裡，把個鐵笛交付國王。國王即時封官一品，即時遞上一千兩銀子。地裡鬼一朝富貴而起。

引蟾仙師得了鐵笛，仍舊是騎了牛，一鞭而出馬，叫道：「南朝好蠻賊哩！怎麼把我的寶貝兒偷將去了？快快的雙手送將出來，少待遲延，我教你吃我一刀之苦！」手裡拿出口刀，晃上幾下，一隻牛走上走下。藍旗官報上元帥。老爺道：「昨日不來，今日又來，其中有個緣故。」王爺道：「怎見得？」老爺道：「昨日不來，因為失了寶貝。今日又來，一定是有了寶貝。」王爺道：「但看軍政司就見明白。」查到軍政司，果真的不見了鐵笛。王爺道：「元帥高見。」即時傳令，各營俱各按兵不動。仙師走了一會，叫了一趟，沒有理他，無興而去。王爺又叫過王明來，吩咐道：「你昨日撈來的鐵笛，不知怎麼今日又被他撈將去了！」王明道：「只是小的有這個隱身草，行走無蹤，會撈別人的。哪裡又有這等一個人，會撈我們的？」老爺道：「正是有這等不明白的事。」王明道：「沒有甚麼講的，小的再去撈他的來就是。」老爺道：「今番不比前番，他那裡一定有個甚麼異樣好人了。」王明道：「小的還有別法，不當只是一根隱身草。」

道猶未了，竟自出去，走到銀眼國城門之下。原來仙師的貪心不足，又叫地裡鬼過來，打探別的寶貝，也走到城門之下。一個一根隱身草，一個一根隱身毫。你不見我，我不見你。偏是冤家路兒窄，可的兩下裡撞一個頭拳，一個人一骨碌跌翻在地上。王明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只有人看不見我，我怎麼這會兒也看不見人？」地裡鬼也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只人看不見我，怎麼這裡有個看不見的人？」王明拾起草，拿在手裡。地裡鬼終是生疏，爬起來，毫還丟在地上，沒有了毫，即就露了本相。

王明看見是個番子，心上就明，走向前去，一把撈過來，播上幾個大拳頭，罵說道：「番狗奴！我昨日船上不見了鐵笛，原來就是你的鬼。」地裡鬼無言可答，看見王明來得凶，生怕去了這根毫，狠是一脫掙，掙了手，望地上一刺。王明罵說道：「你只好做個地裡鬼罷！」這一句是王明信口罵他，地裡鬼錯認了，只說是叫他名字，拾起了毫，反來賠個小心，說道：「王明哥，小弟有所不解，怎麼老哥也曉得小弟的賤號？」王明曉得是番子錯認了話，不免就鬼推他一番，卻好下手。他連忙答應道：「我自從到你國中，就曉得有個地裡鬼，只是不曾相會。」地裡鬼越發歡喜，說道：「前日國王為因鐵笛之事，把老哥的事細細的告訴小弟，只是小弟失親。」

王明就透他透兒，說道：「你手裡是個甚麼？」地裡鬼說道：「是個隱身毫。」地裡鬼也問道：「你手裡是個甚麼？」王明道：「是個隱身草。」地裡鬼道：「奇哉！都是我看得見人，人看不見我。」王明道：「你這寶貝是幾時得的？」地裡鬼道：「我得了七八年，前日才得了這些利落。」王明又問他一個詳細。地裡鬼又告訴一個詳細。

王明得了他的詳細，卻來詭他，說道：「你國中怎麼這等好，只得一管鐵笛，怎麼就官封一品，銀子一千？若是我們南船上，只好一兩銀賞賜，就是大事。」地裡鬼也是個鬼，就要游說王明，說道：「王明哥，你一根隱身草，我一根隱身毫，天生一對弟兄，小弟有一事相告。老哥不如和小弟同到小弟國中去罷。」王明正要鬼他這一句話，又故意的說道：「好倒好，只怕你的國王不肯重用我哩！」地裡鬼道：「我國王求賢若渴，豈有不重用之理。」王明卻來下手他，說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和你同到船上，我有幾樣好寶貝，待我取將來獻上你的國王，卻不是個進見之禮。」

地裡鬼雖乖，卻就識不得王明是個計，說道：「這個意思甚好，我和你同去。」王明哄著他站在船頭下，又叮囑道：「我是個官身，只怕上船去有甚麼差遣。我又只得去答應一番，來得遲些，你必須在這裡守我。」地裡鬼只圖王明過去，一任之見，不曾經思，說道：「好兄弟，生死之交，莫說只在這裡等候，你就走到晚上才來，我也等你。」王明又穩他穩兒，說道：「你不怕人看見麼？若是你的毫不濟，我把我的草與你。」地裡鬼又好勝，說道：「我的毫怎麼不濟？怎麼要你的草？你只管去就是。」

王明曳開步，轉到船上，把個地裡鬼隱身毫偷鐵笛的事，細細的稟知元帥。元帥道：「既是此人有人根隱身毫，只怕明日不奈他何！不如今日先著哪個拿住他罷。」王明道：「不消又添出這一番事。待我取過鐵笛回來，一齊拿他，同見元帥就是。」元帥道：「只怕他私自去了，卻不枉費了這一番心，又多添一個害？」王明道：「其人雖是個番子，著實信實。拿來之時，還望二位元帥厚待他些，不然是小的賣了他，小的之罪，不自重乎！」元帥道：「就是。」

道猶未了，王明一手隱身草，一手戒手刀，走到銀眼國國王堂上，只見仙師正在對國王講話，講今日南兵怎麼不出，講明日怎

麼殺退南兵。講得正有興頭，王明仔細一瞧，只見一管鐵笛帶著腰裡，一頭繫在帶兒上，坐在椅子上，衣服卻不拱起來，一頭就露出些了。王明就在那露出了些的去處，撈將他的來，轉到船頭下，放下了草，叫聲：「地裡哥。」地裡鬼也放下了毫，見了王明，說道：「哥，你來得好快也。」

王明更不打話，一手挽著地裡鬼，望船上直跑。地裡鬼力氣不加，只得跟著王明跑，口裡叫說道：「你怎麼扯我到你船上來？」王明道：「你怎麼要我到你國中去？」地裡鬼道：「到你船上，你們元帥肯容我麼？」王明道：「到你國中，你們番王肯容我麼？」地裡鬼道：「我曾和你講來，我國王求賢若渴，豈有不容之理！」王明道：「你還沒有看見我們元帥，天高地厚，於人何所不容！」地裡鬼道：「你還讓我去罷。」王明拿出鐵笛來，說道：「鐵笛已經在這裡，你還到哪裡去哩？」地裡鬼道：「怎麼你又撈翻他來？」王明道：「你昨日怎麼撈得去？」道猶未了，已自進了中軍帳上，拜見元帥，交上鐵笛。元帥吩咐軍政司收下。地裡鬼叩頭，元帥道：「這是哪個？」王明道：「就是銀眼國地裡鬼。」元帥道：「依你昨日到我船上偷出鐵笛，不能容你。只是你今日結拜了王明，返邪歸正，就是你開了自新之路。你可在在我面前，拜了王明為哥，王明叫你為弟，元帥我和你兩個作個證憑。」兩個結拜已畢，元帥又吩咐道：「你盡心報國，不可二生。擒你這樣鬼頭，如發蒙振槁耳。」地裡鬼諾諾連聲，說道：「既承重用，敢不盡心。」元帥又叫軍政司款待酒食。王明陪飲，兄弟交歡，地裡鬼歡喜不盡，說道：「不意今日撥開雲霧而見青天。」這一段都是二位元帥曲盡人情，招來遠人的機括。

卻說三寶老爺道：「且喜鐵笛又來了，地裡鬼又來了，止剩得一個仙師，不如多著軍馬圍住他何如？」王爺道：「仙師是個古怪的，那條牛也有些古怪。此人非國師必不可服。」老爺道：「既如此，作速請國師，不可捱延歲月。」即時請到天師、國師。二位元帥把前緣後故，細說一遍。卻說：「這如今只是一個仙師，一條青牛，都是厲害的，故此特來相洩國師做個處置，免得虛延歲月，所費不貲。」國師道：「貧僧看見這個國中一道白氣冲天，一定有個甚麼妖僧妖道，果中貧僧之言。」天師道：「開船之時，貧道劍頭上出火，貧道也就說來，前行還主一凶，果真的費了這些事。」國師道：「仙師是個道家，請天師去罷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已經和他比過手來，他那一管沒孔的鐵笛變化無窮，他那一隻青牛飛騰頃刻，貧道一時也不奈他何！」國師道：「原來那管鐵笛是個沒孔的。」元帥道：「是個沒孔的。」國師道：「是王明撈將來了？」元帥道：「是王明撈將來了。」國師道：「借來我一看。」元帥即時吩咐軍政司取過鐵笛來，奉上國師老爺觀看。國師接過來，左看右看，看之不盡，點兩點頭，說道：「這管笛兒我認得了。」

畢竟不知認得這管笛是個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